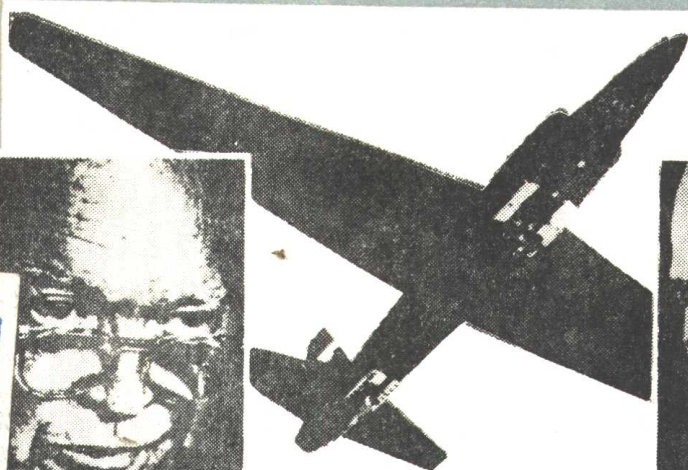


五一风云

—U-2事件内幕

〔美〕迈克尔·贝斯洛斯 编著
唐步生 张玉河 等 译



五一风云

—U-2事件内幕

（美）迈克尔·史密斯著 曹军
曹军译 曹军校稿



五 一 风 云

——U-2 事件内幕

〔美〕迈克尔·贝斯洛斯 著

张玉河 唐步生 刘 琬 译
杨天喜 吕 方

郭 鸿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五 一 风 云
——U-2 事件内幕

〔美〕迈克尔·贝斯洛斯 著

张玉河 唐步生 刘 琬 译
杨天喜 吕 方

郭 鸿 校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环球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5 $\frac{1}{2}$ 字数353,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77 定价：2.80元

目 录

序幕：	1960年5月1日	(3)
第一章	我被击中	(17)
第二章	艾森豪威尔骑虎难下	(45)
第三章	间谍飞机的发展	(84)
第四章	寻找掩护方式	(106)
第五章	伤透脑筋的决定	(142)
第六章	我能看见地面上的每棵小草	(169)
第七章	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	(202)
第八章	戴维营会谈	(233)
第九章	解冻	(269)
第十章	宁愿辞职	(302)
第十一章	在巴黎遭受的惨败	(338)
第十二章	全面结束冷战	(379)
第十三章	最后结局	(406)
第十四章	谁破坏了缓和	(443)
后 记	主角们相继谢世	(476)

出版说明

《五一风云》一书是一本纪实性政治历史文献作品。它以苏联击落美国U-2间谍飞机并活捉飞行员这一事件为线索，详细披露了事件发生前后美苏两大阵营展开的激烈尖锐的间谍和外交战。

U-2飞机事件曾轰动世界一时，有关的著述亦不少，国内曾翻译出版了几本，但这些书多系侧重记述事件本身，对于内幕，尤其是美苏两国最高领导层的活动很少涉及。

苏联是在1960年五一节红场上举行庆祝活动时击落美国间谍飞机的。再过两周，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将齐聚巴黎，与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一起举行冷战以来世界瞩目的首脑会谈，两国的谈判代表已为他们最后签署部分限制核试验协议做好了一切准备。在此之前，赫鲁晓夫已经访问了美国，艾森豪威尔也将在巴黎首脑会谈后回访苏联。缓和代替冷战的势头似乎已不可逆转。在这样的关头，美苏两国表现出了较大的克制态度，对国际局势和两国关系问题的反应都比较谨慎。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刻艾森豪威尔批准U-2间谍飞机深入苏联侦察的行动？U-2飞机的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飞行员已经被关押在莫斯科监狱里，艾森豪威尔却认为已经机毁人亡，苏联抓不住什么证据，而一再公开声明否认，又连连出丑，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苏联在人赃具在的情况下，为什么赫鲁晓夫却犹豫不决？等等一切，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作者在认真查阅

各种特许的文件、日记的基础上，又广泛地走访了在世的当事人，用大量的内幕事实，以通畅的笔法，严谨地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以及围绕这个事件而出场的政治舞台上的新闻人物。

《五一风云》将带您遨游太空，漫步遍布世界各地的美国的军事基地，旁听白宫、中央情报局，戴维营、克里姆林宫、爱丽舍宫和唐人街一号的种种秘密会议。它还请您见证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尼克松、杜勒斯、戴高乐以及麦克米伦等风云一时的政治人物的私人交往。参加被苏联活捉的飞行员鲍尔斯的结婚典礼，评说他们夫妻间的爱情纠葛。

本书作者迈克尔·贝斯洛斯是美国八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史学家。1980年发表处女作《肯尼迪与罗斯福》，一举成名。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是五十年代出生的美国人，长期生活在美国，其思想方法和政治观念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评述重大国际政治事件中有许多偏见和谬误。在本书中他明显地极力为美国的政策辩护，在记述朝鲜战争中，有意丑化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少观点都是应当批判的。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我们难以一一指出，敬请读者自鉴。

序 幕

1960年4月30日

这是一个宁静的星期六，没有什么不详之兆。朝阳透过花窗帘，照在一对熟睡的男女身上，他们是总统和第一夫人，住在白宫的二层楼上。总统的一天生活就是在这间卧室里开始的。

通宵没有紧急电话打扰，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睡得很香。清晨，他的黑人贴身侍从约翰·蒙艾尼军士轻轻敲了敲门。这位男仆从阿尔及尔到伦敦、法兰克福、纽约和巴黎一直鞍前马后跟随着这位五星上将，照顾他的衣食起居。象平常一样，听到蒙艾尼的敲门声时，艾森豪威尔轻轻说了声“OK！”便翻身下床披上了睡衣。睡意惺忪的总统面颊发红，雪白的头发显得有点乱。为了不惊醒夫人，他轻轻地向隔壁自己的起居室走去。他常在那里更衣和小憩。

起床后，他一般是先来个淋浴，然后从一个旧式的杯子里蘸起滚热的泡沫，在西方世界最熟悉的这张面孔上，上下移动刮胡刀。1960年春天，镜子里映出的这副面孔比他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在挥舞“我喜欢艾克”小旗子的人群面前那张笑容可鞠的面孔更加严肃坚定。这似乎表明七年的白宫生涯使他变得老练和深沉。然而真正的原因却是他的饮食。自从1955年发现心脏病以来，总统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安排，放弃他平素喜欢的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使体重下降到一百七十二磅。这正是1913年他在西点军校踢足球时的体重。去掉

了多余的脂肪，他看上去更加机敏和富有活力。几年后，亨利·基辛格第一次同艾森豪威尔见面后对人说，他没有想到“他有一双冷静的、深蓝色的和洞察力异常的眼睛。”

蒙艾尼猛地拉开了窗帘，起居室里顿时充满了阳光。一天即将开始，总统常要挥舞几下十号高尔夫球铁头球棍，然后眺望几眼他最欣赏的几处华盛顿景色，——位于南草坪的安德鲁·杰克逊的木兰花、华盛顿纪念碑、杰斐逊纪念馆、三千株花香四溢的樱桃树和风平浪静的蓝灰色波托马克河。

军士用托盘送来了早餐。总统的早餐经常是精瘦牛排、脱脂牛奶、果汁和去咖啡因的咖啡各一份。象其他总统一样，艾森豪威尔在公开场合承认他不大理睬每日舆论的变化（他常说：“我才不会受舆论的干扰”），但是这并不影响他边进早餐边看报的习惯。他喜欢读被称为“现代共和派圣经”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这家报馆不久前被他的朋友、前驻英国特使约翰·海·惠特尼买下，从此不再负债。对艾森豪威尔来说，《纽约时报》是“世上最不可信的报纸。”（起码是在他发怒的那一刻），但是他依旧要读它。

在报纸的短短几段中，这天早晨最突出的消息是民主党的总统竞选活动：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山区煤田，约翰·肯尼迪与休伯特·汉弗莱展开了争夺战。总统认为，肯尼迪并不是一位很严肃的人，他是仰仗其父亲的财富和他自己的社交能力崭露头角的。象四十年前伍德罗·威尔逊对沃伦·哈丁的估计一样，在本届总统竞选中，两次选举他为总统的美国不可能把政权交给象肯尼迪这样的人。

如果他对共和党竞选取胜有较大的信心，那么他对肯尼迪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就更不放在心上了。他与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关系微妙，甚至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是怎么回事。

要说尼克松的忠诚，那是无可非议的。七年多来，尼克松非常巧妙地挫败了新闻界在他和总统之间寻找和制造矛盾的种种尝试。但是艾森豪威尔对尼克松有可能担任总统总是感到不快。他象弗兰克林·罗斯福那样认为自己担任总统是责无旁贷的，而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和他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艾森豪威尔常常挑剔地说，稍有头脑的人是不会去追求总统的位置，总统这副担子必然落在他自己肩上。他没有指名道姓，但他说他反对任何人追求这个职位。

现在已是1960年4月的最后一周。在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上，尼克松几乎已占了压倒优势。再过三个月，共和党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唯一可以代替尼克松的只有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了。整个春季，洛克菲勒一直指责总统在预算上卡得太紧，削弱了五角大楼，也就是削弱了美国的防务。这种指责意在激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本来会对洛克菲勒发火，但又意识到可能需要他而没有这样做。艾森豪威尔推测，这位州长出现在竞选人名单上可能是共和党在竞选中取胜的唯一机会。于是，他玩弄手法，促使尼克松和洛克菲勒达成协议，而心里盘算着：如果洛克菲勒今年参加竞选副总统而使他们两人在竞选中双双获胜，1964年尼克松卸任时便可提名洛克菲勒为下届总统候选人。

总统对其潜在接班人的有限度的热情使他对自己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二十年后离开白宫感到更加痛苦。他的儿子约翰私下里也赞同白宫幕僚们的看法：如果没有第二十二条修正案限制连任三届总统，艾森豪威尔很可能会再次参加1960年的竞选。

军士蒙艾尼的日常工作之一是：张开裤子，请总统将腿伸

进去，接着将袜子套在总统脚上，然后再替他穿上擦得净亮的皮鞋。装束停当，总统举步向外走去，首先通过宽敞的大厅。这是总统家庭的私人会客厅，挂着“愿上帝给这家人赐福”的横匾。这条匾装饰过艾森豪威尔1916年结婚以来住过的二十七所房屋。最后总统走进了他的专用电梯。电梯在第一层停下，艾森豪威尔向守卫在双扇白色大门旁的警察点头。这座门是总统的官邸与白宫的办公室——两翼的分界线，迈过外门的柱廊，映入总统眼帘的便是一片平整的草坪。这是美国公共高尔夫球协会送给他的礼品。

总统走进淡绿色的椭圆形办公室，坐在巨大的黑檀木办公桌后面。他的儿子和助手约翰·艾森豪威尔常形容他父亲的办公桌象一个“大足球场”。坐在这张办公桌后，总统抬头便可看到那个从未使用过的大理石壁炉。壁炉上有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半身像，一面有飘带的军旗，一幅安德鲁·威思的画，一幅海战图和乔治·科普的画“挂在墙上的野鸭”。总统转动皮座椅，透过两吋厚的防弹玻璃窗便可看到南草坪。那里停放着他的直升飞机“海军陆战队一号”。今天总统将搭乘它去葛底斯堡的家中度周末。

总统的私人秘书安德鲁·杰克逊·古德帕斯特将军推门而入，送来早晨的情况简报。古德帕斯特身材瘦长，言词简练、沉着冷静，讲话时字斟句酌。他1918年出生于伊利诺斯州的格拉尼特市，在西点军校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二。曾带领一营人在北非和意大利作战，曾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曾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下的巴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任职。1954年总统的第一个私人秘书保尔·卡罗尔去世后，古德帕斯特被提名接替。当时总统说：“我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我的儿子也能成为象古德帕斯特这样有作为

的人。”于是这件事就这样定下了。古德帕斯特与总统关系融洽。他对总统几乎达到了孝顺的程度。这位年轻将军接触老将军的机会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1960年，艾森豪威尔还没有邦迪、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类的助手。后来出现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职务的工作当时由两人分担。民主党人，烟草大王的继承人、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前校长戈登·格雷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主要负责制定长期规划。另一个人就是古德帕斯特。他负责日常工作，是总统的顾问。为总统作记录；向总统汇报；为总统组织会议，又是总统与负责国际事务的政府部门间的联系人。

古德帕斯特向总统报告，昨晚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友好的土耳其政府仍然没有摆脱骚乱和罢工的困扰。警察在街头向群众开枪。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发现，苏联一艘拖船在长岛外海侦察乔治·华盛顿号核潜艇。在报告结束时，古德帕斯特提醒总统一件非常机密的事（这件事除总统和他以外只有白宫班子中另外两名主要成员——戈登·格雷和约翰·艾森豪威尔知道）：在西巴基斯坦，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飞行员正在等待命令，向挪威方向作九小时飞行，穿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领空。

• • •

自从1956年7月以来，艾森豪威尔不知有多少次伏在桌子上，仔细地阅览红、蓝、绿三色的航图，然后向中央情报局下达深入苏联领空的命令。前空军飞行员驾驶特别设计的黑色无国籍标志的飞机，从挪威、西德、土耳其、巴基斯坦、日本、阿拉斯加和其它地方飞起，在七万英尺的高空侦察苏联的空军基地、导弹发射台、潜艇船坞、工厂、公路、

铁路、核试验场等等。通过精密仪器接收苏联的电台和雷达信号；用四面转动的最先进的巨型照相机，能从十二英里的高空拍摄到一位苏联将军的汽车牌照。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后来大言不惭地说：“连苏联的一叶小草我都能看个一清二楚。”

美国新建立的宇航机构——国家航空与航天局曾告诉《飞行和航空周刊》以及其它航空杂志：U-2飞机是属于他们的，它在五万五千英尺的高空中穿过雷雨，考察可能给波音707，DC-8和其它喷气式飞机带来危险的气象条件。报界并未被告知，事实上驾驶U-2飞机的是中央情报局的飞行员，他们秘密地突破了飞行高度的世界纪录。报界更不了解他们正驾驶这些飞机飞越苏联领空。

飞行员们身着密封飞行服，在狭小的驾驶舱内忍受着许多小时的烘烤和束缚，最后汗水淋漓和疲惫不堪地走出机舱。他们带回来了供中央情报局等情报部门研究用的胶卷、录音带和其它珍贵资料。中央情报局副局长、U-2飞机侦察计划的制定者理查德·比斯尔后来透露，到1959年时U-2飞机获得的有关苏联的过硬情报已占90%。这些侦察成果澄清了许多总统放心不下的问题。使他了解到苏联吹嘘的巨型轰炸机和强大的导弹力量等等不过是自夸而已。它使总统不顾几乎不可承受的公众压力，毅然削减了国防开支。

纳尔逊·洛克菲勒、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以及其他根本不知道这些秘密情报的人，指责艾森豪威尔首先在轰炸机方面任其出现差距，然后是在导弹方面出现差距——美国在这些方面不领先于苏联将危及每个美国人的安全。私下里。总统把攻击他的报刊、杂志死命地向椭圆形办公室的墙上扔去，用力敲着桌子骂道：艾

尔索普“是世界上最低级的动物”。在公开场合，他却保持沉默，相信公众会认为：戎马一生的老将军绝不会容许他的国家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

艾森豪威尔早就告诫过杜勒斯和比斯尔，俄国人随时都可以把U-2飞机活动说成是美国军事入侵的先兆。这项活动开始不久，他就把它置入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杜勒斯或比斯尔，有时他们两人同助手们一起跑到白宫，向艾森豪威尔说明：自由世界的安全有赖于U-2飞机从土耳其起飞，越过哈萨克或从日本起飞，越过西伯利亚执行侦察任务。总统趴在地图上，胸前的衣服皱在一起，他的脸不时地变化，从好奇到吃惊、怀疑，橡皮色的面孔上表情困惑。他有时耸耸肩，或轻轻拍一下别人的肩膀说声“好。”有时则用力地摇摇头，说声“糟”，抱怨U-2飞机可能获取的情报不值得以采取这样的挑衅行动的冒险为代价。

几年来，苏联一直未能击落U-2飞机。但是苏联的这个弱点不会一成不变。1959年，执行任务的U-2飞机飞行员发现新式的银灰色苏联战斗机在他们的下方爬得越来越高，向U-2飞机开火，但未能命中。中央情报局获悉：苏联正在研制火力更强的防空武器，而且东方集团的间谍们梦想有朝一日能击中一架U-2飞机，使它坠落在苏联领土上。

1959年到1960年，总统比以往更不愿意批准增加U-2飞机进入苏联领空的飞行。这不仅仅因为被打下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且因为现在美苏关系比进入冷战以来任何时期都好。

• • •

自从1953年1月入主白宫以来，艾森豪威尔一直对奠定

改善美苏关系的基础寄极大希望。他在促进缓和方面具有独特的身份。他光辉的战绩以及深得拥戴这两点是他的挡箭牌。有助于他对付国会和公众中说他向苏联投降的指责，藉此权威他还可向美国人民陈述缓和紧张关系的益处。而在苏联人民的记忆中，他是伟大联盟的忠实成员，在战时曾公平地对待苏联盟友。

但是，长期以来艾森豪威尔并未能如愿以偿。1959年他曾对助手们诉苦说：“七年来我们并未能在花岗岩上打开一个缺口”。那年9月，尼基塔·赫鲁晓夫作为苏联政府首脑首次访问美国。在林肯纪念堂，赫鲁晓夫鞠了躬；他乘电梯登上了帝国大厦的顶层；在好莱坞欣赏了弗兰克·西娜特拉和雪莉·麦克莱主演的电影《康康舞》（妇女跳的一种多踢足动作的舞蹈——译者）；在全国各地他和美国人相互间说些粗鲁笨拙的恭维话并针锋相对地回敬那些戏弄和嘲笑的语言。然后，赫鲁晓夫去了马里兰州的戴维营别墅，在那里同帝国主义的“头目”进行了两天的私下交往。

两位领导人在花岗岩上敲开了缺口。艾森豪威尔不再反对召开赫鲁晓夫几个月来一直谋求的东西方首脑正式会谈；赫鲁晓夫放弃了顽固拒绝西方希望尽快签署对德和约和撤出柏林的要求。返回莫斯科后，赫鲁晓夫说他本人被艾森豪威尔“迷住”了，他以嗜好冷战的苏联领导人从未使用过的语言称赞总统豁达开明和热爱和平。

他们两位相约在巴黎会面。届时，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也将参加。从1960年5月16日开始，他们将讨论“影响谋求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重大问题”。六月份，艾森豪威尔将回访苏联。赫鲁晓夫计划给他以超规格的隆重接待。西方有些人嘲笑巴黎首脑会晤，说它不可能取得成果。但是事实上双方

的谈判代表在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方面已很接近。这项协议倘若签订将是冷战中的第一件大事。私下里艾森豪威尔对手下人说，他“决心”使其成为现实。

艾森豪威尔对他的老朋友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说，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将是透入“世界的一线光明，它将缓和相互猜疑、不信任和军备竞赛带来的紧张局势”。它将放慢军备竞赛，防止其他国家掌握原子弹，还可能导致达成其他一些协议，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艾森豪威尔还认为，1960年美国的总统竞选将主要在谁能对苏联开放得更大上竞争，而他的党在这点上将明显地占有优势。他告诉查理斯·戴高乐：“……东西方签署一项协议，将是我本人引退时的最大荣耀！”

如果在这样的时期一架U-2飞机坠落在苏联领土上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如果俄国人活捉了飞行员并缴获间谍装备，他们将以指责美国入侵和进行间谍活动而使美国非常难堪。

自从开始执行U-2飞机侦察计划以来，艾森豪威尔对它一直放心不下。他记得，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向他“保证”：“如果出了乱子，苏联人不可能得到完整的设备，也不可能活捉飞行员。”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设想，但是他们说，“飞行员们执行任务很小心，而且有高度的爱国心，相信美国炫耀的高超技术，并肯定能得到大量物质奖励。”他们告诉总统，U-2飞机坠毁时，实际上一切将化为乌有。

每个执行这项任务的飞行员均被要求，发生不幸事件时，本人脱离机舱前必须打开两个引爆开关，此时离飞机爆炸尚有七十二秒钟。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将自己弹出舱外。爆炸将毁掉照相和其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事件发生后，

国家航空与航天局将发布一项掩盖事实的公告，声明美国的一架气象飞机误入苏联领空后坠落。不掌握完好的间谍活动的装备和活着的飞行员，苏联便无法证明美国政府有意派飞机入侵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

对于苏联无法抓住活着的飞行员这一点，“我们当时是深信不疑的”。约翰·艾森豪威尔在事件发生后是这样回顾的。如果没有把握，总统还会批准中央情报局派飞机深入苏联领空吗？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几年后这样回答：“很难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批准这项活动要困难得多。”

总统的大多数顾问当时的分析是：即使苏联真的击落了美国飞机，他们也会不公布。1956年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总统说，“我肯定他们不敢承认这件事，因为那样做无异于承认几年来一直有我们的飞机在他们领空中转而他们却无可奈何。”

总统不赞同他们的预测。总统坚信的是，即使唯一的证据只不过是一堆烧焦了的碎片，苏联也会抓住时机发动一场宣传战。指责美国“违反正义、不公正、进行侵略和粗暴无礼”。一种几乎达到恐慌程度的激动情绪将席卷全球。

• • •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如何看待从他们头上掠过的敌对飞机呢？1956年和1958年他们提出过三次抗议。华盛顿均一一予以驳回。其后他们还提了几次不痛不痒的抗议也就渐趋平静，似乎克里姆林宫已决定除非他们打下了飞机，否则就忍气吞声。

在U-2飞机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在公众面前保持沉默都有各自的理由——艾森豪威尔要保住这个秘